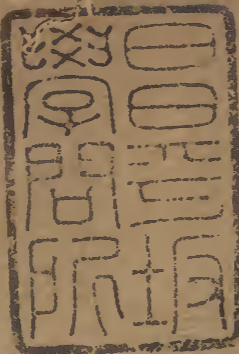


真西山集

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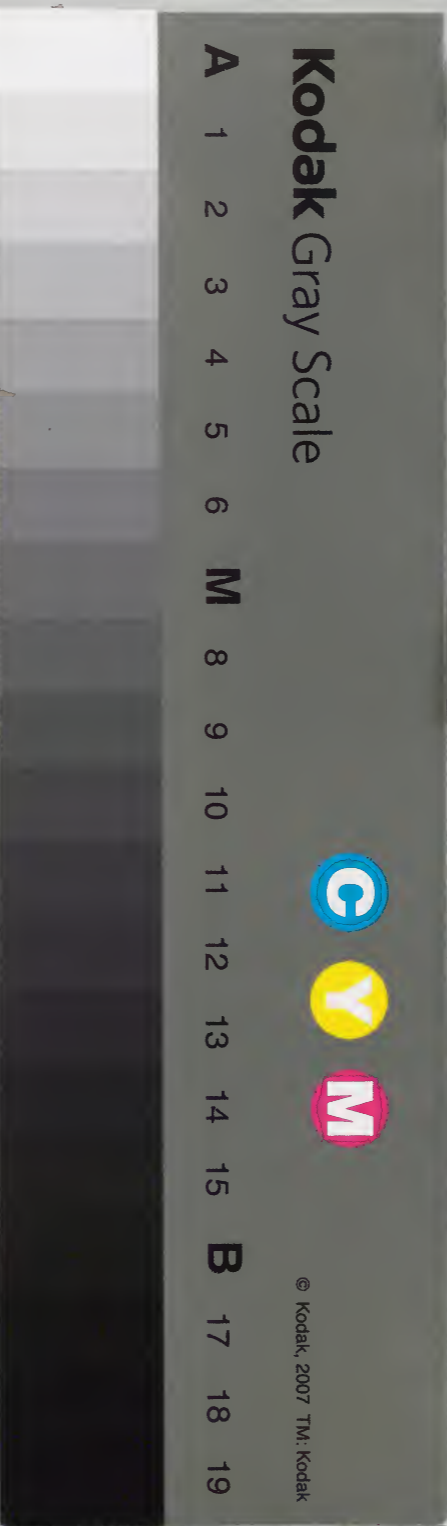


對越甲共案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一〇二七六	一三三	一八			

漢書	類	號	冊	架
一〇二七六	一三三	一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6
冊數	18 (3)
函號	316 26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對越甲藁

奏劄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



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憒人以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憒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鏗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

臣嘗歷考前古凡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五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奸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室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踈狂謬戾不

切事體沾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臯
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
言事繼議者因請敕榜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有辟
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
即悔悞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
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
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
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
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
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

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
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
之治實基乎此向使士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
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
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
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姦計
斥忠賢為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歟鑒非
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
晰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
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

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子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遠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嘗以載筆之史。父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陛下幸察其。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臣普觀古

之人。主於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遠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持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為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問閔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倏好。

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得以乘閒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畧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遺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符氏之深雠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

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疆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群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鑿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如肝涉血

之深仇若謝玄之助符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
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
策則大勢去咄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
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
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
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
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
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
迎合之言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
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

駭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召怨
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
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
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
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
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
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符姚之興大抵皆出荒
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况今中原士
民俵俵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
於吾莫大之憂也迺者偽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

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
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
以逆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
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為我欣戚聞
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
以邊臣喜為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
矣或曰穹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
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
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為安是猶以朽壤
為垣而望其能鄣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

恆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毋以虜亡為畏則大孰
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
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
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其星躔
其舍則其業昌其神居其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
化以來兵偃歲豐民稍蘓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
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
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関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
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悅或以五
福足恃為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

之聚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
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
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
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
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
為人公論慳鬱不可以為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
一癸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順治
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遠而
拂之終以悞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為不可恃者公
論也秦檜讎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

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
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為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
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冑弄權以威罰箠
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
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賭矣使侂冑能虚心平聽
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佳兵之禍已
無僂辱之殃豈不美哉問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
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况不以
為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
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

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
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
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
同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
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
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若此名務為緘默直易耳
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荷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
深為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
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
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

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
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
重煩天聽之臯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
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二

臣恭聞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司察訪部下
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黷于貨賄者俾條上其事狀
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者亦許其明揚臣仰見
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蓋欲其公於刺舉使
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

也自嘉泰開禧以來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
有罪狀彰灼為監司者甫欲案劾已求要路之援以
自脫甚者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有所不
行矣歲舉之員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
盡心職業不免陸沉之歎膏梁庸駸苟有所挾則若
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矣是以州
縣之間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陛下更新大化公
道昭明浸還乾道淳熙之舊矣獨薦紳間親故
請託之弊未能盡臣愚欲望聖慈戒諭中外士
大夫相與維持公道使將指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

志而賢不肖有所甄別其於治道豈小補哉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乙酉六月
十二日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
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
而主張之繫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
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
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
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
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
三代数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

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
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
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
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
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
美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
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
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
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
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

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淪
安疆盛之世綱常墮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拯者周
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
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
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
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
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
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黷亂天常
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釁戕伐本支三綱盡廢
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

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柰何其不監哉惟我祖
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
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
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
有猗歟休哉 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
恭惟 陛下天啓叡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
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 陛下有承順
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
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棣華之愛方篤
而布粟之謹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

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
人極不立國將柰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
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
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
畏伏惟 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
子之孝與臣庶不同 陛下欲報 先皇之大德則
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
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滄滄之奉跪拜

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惟太政是習使
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
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
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
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
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
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
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
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
又天下大義所由定 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

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
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
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踈誤蒙召擢寘在春
官實掌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鐘鼓之
間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為 陛下告狂愚
無取惟 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蓋以大舜
之事望 陛下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
子則封之孟子推明其指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
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夫以象之不道而

舜親愛之心曾不為之少衰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然象雖封庠而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不得以暴其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以為萬世法也况濟王之於陛下其屬為兄而雲川之變迫於群兇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與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陛下儻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象之法而處之使有富貴之娛而無尺寸之柄則陛下之所為即舜之所為矣綱常獲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冊揚休何窮臣竊惜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無

所及矣故臣輒進補過之說冀陛下力行衆善以揜前非庶幾異時不失為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觀雍熙秦邸之事方其有罪不免降遷及其薨亡不廢恩卹故有追封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遷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帝之德以為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亡也自輟朝卜葬之外未之聞焉意者群臣未有以太宗之書告陛下者臣不避誅戮敢冒昧言之伏願明詔有司考求雍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

息然興滅繼絕之仁在 陛下為之何不可者扶
綱常於幾隊全恩義於已虧天地神人之心亦將
有以亮 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為親王計益為
陛下計也丹衷皦然可質天日惟聖明賜察

二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
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
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當 元祐初 二聖臨朝聽政四夷
皆首請命西羗夏人降附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禹

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蘊軾推明其故
以為此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
不當於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
信今 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謨以時攷之甚似
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
異游形於邇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未安朝
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 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
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
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
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為一與理合則

不待教令而自奉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僂
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
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
子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
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
天下者 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群言 太平興
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
十有四入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廼者
雲川之變眎昔畧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
此人情之所共惑也 康定 慶曆間簡求西帥必

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之
不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今其效亦可觀矣而除目游放僉論之不同猶昔也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
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
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
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
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 朝廷施為動關理亂嘗試
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 陛下虛心於
上使群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

中至於簡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為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人所主也其重者必踈逖而寡與者也 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

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編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為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思焉况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 陛下常存此心而摠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為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為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為至戒當 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恠陸贄有言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邇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絕之意甚者反其物而臯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已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外俾皆滌除含暴砥厲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疾此

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 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搖手相戒有道路以目

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 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
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
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 朝廷布群材於列
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而選懦成風精銳銷與朝
有闕政則拱嘿弗言而私嘆于家朝有過舉則進為
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
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
自竭且自 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
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既徐徐數月之後而
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

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
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
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闢寬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
播綸音常布之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
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
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
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惘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
慰安之臣恐携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
憂此群臣之所共知顧恐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于
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 朝廷專尚姑息苟為噓濡

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二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 人狡焉窺覬，意在叵測。而淮壩之變，尤駭聽聞。群情方搖，未易底定。蓋

嘗深思熟計，竊以為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言補過者，此內固根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為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廷之上，紳縷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輕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傅伯成，揚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孰不欽嘆。然前

平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
用賢之實也至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
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謂弗滿也
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
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
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莪冠委珮
畢萃於朝廷陛下開心見誠俾之條陳闕失大臣
虛懷無我與之商榷事宜毋縻以好爵而言論不從
毋隆以虛文而情意弗袂則賢者之所有皆為朝廷
有矣如是而內之根本弗強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

晉陽必先有以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
以養其兵之銳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叨憤
日甚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
沒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及於
毫末鞭笞雜下而燕笑自如膏血已殫而溪壑未滿
以此負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貧至骨矣諸道
搃戎之帥訓練不動而培克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
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
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
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為

籍貲產之娣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田易房
廊為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
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
絮者有月稟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
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民俱病一至此
極此何時而莫之拯耶。臣願陛下明詔輔臣一新
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
使之視民如子。卹軍如家。崇飲水食鹽之風。均挾纊
撥醪之惠。俾人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
本弗強非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

則招殆致凶為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執可謂弱矣。
司馬光嘗謂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陛下
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邇日之事何以異此。不
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鑠。駸駸焉將
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思有以為陛下
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為強之本。惟朝廷不
以為迂而采用之。則其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
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

得聖語申省狀

證會某今月十二日上殿奏事未出劄子先秉笏

叙謝蒙 恩召除得面 清光蒙 宣諭曰久聞卿
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一劄貼黃口奏自古
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為人倫之至者緣其他帝王
皆處人倫之常獨舜處人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
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 宣諭曰何謂人倫之常其
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
慈兄友而弟或不恭此人倫之變也人熟無父母而
舜則父頑母嚚人熟無兄弟舜之弟象則傲人熟無
夫婦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人所難處者而
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為人倫之至 宣諭曰烝

烝又不格姦其奏此乃舜以至誠篤孝感動之效也
如象至為不道然舜親愛之心不為少衰惜 陛下
之處濟王不如舜之處象蓋舜不以象欲殺已為怨
而封之有庠既不失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
貢稅象不得一有所為雖有虐民之心而無所施所
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 陛下所以處濟王者亦如
此豈不盡善盡美 聖上正色宣諭 朝廷之待
濟王亦可謂至矣其奏 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
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謂此事處置得盡善
臣實未敢仰承 聖訓 陛下不必看其他只看舜

直西文集卷之四
十三
之處象者如彼 陛下之處濟王者如此其不及舜
明甚大抵人主所為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
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 陛下所以待親王
者既有媿於舜終是欠闕處象 宣諭曰亦是一時
倉猝某又奏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
只欲 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
益修聖德凡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揜蓋前失
異時為有 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且如漢
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所為可稱處
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為漢之賢

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之為愈今 陛下處
一事既有媿於舜自今處他事當益加勉勵况無媿
拘舜可也古之聖人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
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之復不害其為聖人
王色微有喜意讀至第二劄尾某奏曰人心之所在
即天心之所在 宣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即此意也讀至第三劄 陛下誠欲收用賢之
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某奏朝廷
之上不可無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老成之益
朝列新進之士亦得有所矜式又奏 陛下方畱心

直山文集卷之四
典學若召伯成簡中行三人置在 朝廷特賜顧問
所益必多如臣晚學恐不足仰裨聖德 宣諭曰賢
者在朝所益非淺又奏伯成簡皆年逾八十人謂雖
召之必不來臣謂 陛下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
之理縱使不來必能因囊封以忠言上達其益亦自
不少 宣諭二人何處居某奏楊簡四明人傳伯成
泉南人讀至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懶日甚一
段 宣諭曰監司郡守如何無一廉者某奏豈可謂
全無人但廉者少而貪者多愛民者少而害民者多
耳又 宣諭曰然則何以革之某奏若 朝廷教用

善黜陟之間示人以意廉者用而貪者黜愛民者用
而害民者黜使士大夫知所勸懲則此習何患不革
又 宣諭卿曾見有何廉吏某奏臣自湖南來所過
州郡但見知袁州趙鉞夫一介不取真廉吏也又奏
將帥培克軍士因依 宣諭曰直恁地又曰軍心尤
不可失讀三劄畢蒙 玉音溫然賜諭卿所陳三劄
皆忠讜之論當即為施行某奏謝再拜訖退

論初政四事

禮侍月上

臣竊聞 陛下廼者消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恬養
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宮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

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敢自嘿恭惟

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區夏六飛南渡駐蹕錢塘

其與前世之君筆路籃縷以啟山林披攘荆棘以立

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孝宗皇帝

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之間蒐攬賢材厲精

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

休今陛下所御之宮庭即二祖儲神間燕之地

也仰瞻楹桷俯視軒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昔

者初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兢祇懼其

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惟

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為恭儉之主兩漢之賢者

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處密爾東

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

暨乘輿服用之需願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

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衆攻非

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將何道

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

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

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

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

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哀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頃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聖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昔然饗人太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于羹立則見

先帝于墻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儻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陛下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况皇太后親舉神噐以授陛下同聽萬機會未數月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言

侍御之臣恩意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犬馬况左
右使令者乎厥今群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
隆於上則群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為安而兩宮侍御
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
材叨備勸讀比者親承 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毋或
有隱 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
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竊惟古者平旦視朝以為常度蓋人主與
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百官則陽德宣昭
政機無壅 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間臣

侍螭切二年實所親見 陛下始初清明正厲精
庶政之日而晨興聽事乃頗後於 先帝之時正
使寓內晏寧猶恐示人以怠况中外多虞之際乎
孔子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眡朝虞其危難
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 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
朝必以日出為節予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
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臣僭帥有陳仰祈矜
貸

資
而盡其意實以死之首級少至皆相亦刺其
臆必以日出為時干以去陣對而歸歸即通可計
一隊夫野廣子之辭對 對不測和謀言自今語
其子曰相乘風興五其不探平且相陣其其或
對萬凶曼寧醉然示人以急用中長多寡之對平
無短之日而景與朝華只飲對計 夫帝之邦五
科融心二半實兩縣具 對不故味青即五萬計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對越甲藁

得聖語申後省狀

證對某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 三朝寶訓因有奏
事劄子先就經筵展讀至念昔者初守之惟艱思今
日繼承之匪易某奏云 陛下今日居處之地即
高宗 孝宗居處之地也居 祖宗之宮室當思
祖宗之艱難朝夕兢兢不忘祇懼庶可保守鴻業
玉音云祖宗基業為人子孫自當兢兢保守讀至以
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不惑未有不浸淫而蠹

蝕者、玉音云當察於微芒又讀至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某奏云理義謂仁義禮智之良心物欲謂聲色貨利之屬義理上進得一分則物欲上減得一分真積力久純乎義理則物欲自然消盡玉音亦謂知得義理物欲自不能惑某奏 聖訓極是今人未知義理直將聲色貨利作性命者欲得之心其熾如火終見得義理分曉其視聲色貨利如避烈火如避猛獸何敢更近之乎讀至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某奏云人主如能垂精問學則所聞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所講者皆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遊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 玉音云朕在宮中無他嗜好只是讀書寫字讀至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某奏云敬之一字乃聖賢宅心之至要人主能持心以敬則平居肅然常若神明在前非僻之念無自而入詩所謂不顯亦臨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理也 玉音云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不欺闇室亦此意否某奏正是此理闇室屋漏乃常情易忽之地故聖賢謹之又讀至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

聞諂邪不得而惑其既舉程頤之說以奏又云君子
小人將何分別惟日進規倣之言使人主有歎然不
自足之意即是君子日進諂邪之言使人主哆然有
自肆之意即是小人 陛下以此觀之則君子小人
之實判矣 王音云極是讀至 陛下前者日侍慈
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
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其奏云臣所陳四事第四
條尤為切要不審 陛下知臣之意否 王音云深
曉卿意又云朕朝夕太后之側本不欲遷過此以
太后聖訓再三勉承聖訓讀至恭勤之禮孝養之誠

當有加於前日 王音云朕受 太后大恩何敢不
盡其孝其又舉治平間事謂今雖未有此當潛消於
未形之先且云臣此段緊切處只在孝恩二字而已
願 陛下深留聖心 王音云極是讀至貼黃晨興
聽事乃頗後於先帝之時其奏云 陛下在宮中起
甚蚤視朝却覺稍晚 王音云朕視朝只依 先帝
時其奏比 先帝差晚願 陛下自今視朝以日出
為節度幾廷訪群臣可以從容 上首肯奏畢 王
音云卿今日所陳甚切其退至簾下再拜謝恩訖進
前展讀寶訓睦親門其奏 太祖之友愛 太宗前

古所未有其言晉王龍行虎步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則異時傳授大位之意已見於此自堯舜揖遜之事不見於後世有天下者未有不私其子太祖非無子也燕秦二王非不可以託宗廟也乃不私其子而以與其弟蓋知太宗神武英特天命所屬必能身致太平故也堯舜之不傳子以丹朱商均皆不肖之故太祖此舉又有光於堯舜矣其後太宗果能混一區宇濟世治平太祖可謂能為天下得人太宗可謂不負所託上首肯之讀至涪陵公奏卒其奏秦王之事陛下曾知其本末乎

音云秦王似亦無大過某云容臣敷奏因具陳其所以然之故又讀至真宗為皇太子一段某奏真宗既正儲宮埃班幄次自合與親王異處而乃極其懇請願仍舊貫太宗嘉其孝悌遂從其請臣聞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蓋親親而後能仁民未有不親親而能仁民者真宗惟其天資孝悌是以即位之後專行仁政異時契丹犯邊宰臣寇準欲以王師邀之境上使隻輪不返真宗惻然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不欲多殺此一舉全活南北生靈不知其幾千萬計其源則自孝悌中出上變容首肯又讀至卷末

其奏自古帝王盛世未有不以親親為先堯典曰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臯陶謨曰篤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伊尹作伊訓以告太甲亦曰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周家忠厚內睦九族則
詩人歌之周室道衰棄其九族骨肉相怨則詩人刺
之惟本朝 祖宗以來以親親為家法其於皇枝帝
胄恩意甚備如此卷所載皆 陛下之所當法若
太宗之於秦王乃是處人倫之變而矜憐惻怛曲盡
其至如此尤 陛下所當法其因誦 太宗聖訓曰
以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

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耳其奏觀此則知親親
之恩不可以有罪廢 上亦首肯所得 聖語須至

申聞者是曰讀至其源皆自孝悌出又讀楚王元佐
一段奏云楚王乃 太宗長子 真宗之尤
以疾不得立 真宗即位 夔加封拜待遇之禮極其
優厚及奏周室道衰下數語此三節皆為之動蓋聖
心明悟如此又讀理義常為之主物欲不能奪奏云
一州有一州之主一縣有一縣之主若州縣無主則
盜賊竄人得以竊據而為之主矣人心亦然理義為
主則物欲不能入物欲為主則理義不能入 上亦
納嘉

謝獎廉吏奏劄八月十七日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五日三省
同奉 御筆近真其奏事朕因訪問廉吏其以知袁

州趙筠夫對朕惟獎廉所以律貪亦庶幾化貪為廉
之効以惠吾民趙筠夫可除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劄
送臣者伏念臣比叨召札入對便朝具陳生靈耗斁
之由皆本州縣貪殘之故淵衷有惻天語載詢欲知
廉吏之姓名以備聖時之采擇念頃過宜春之境頗
嘗聆守土之賢百口自隨惟祿是仰一介弗取其節
可稱遂以所聞冒陳于上退而竊省尚有當言若崔
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艤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罔侵
公帑之圭銖皆最為當世所推乃不能悉數以對方
重愚臣之怵惕忽傳宸筆之褒啟當九重厲精思治

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守臣之蒙擢殆若
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起祇承命告倍切忻愉汗
吏革心實關公道誓言獲用豈曰私榮願承明詔之
作新更廣宸聰而咨訪循良未舉盍宏封密之規貪
濁當懲可廢烹阿之典乃若澄源而正本尤先昭德
以塞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朝廷而庶耻之俗交
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厚邦本弗搖此下臣獻替之
微忠抑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僭有敷陳伏乞
睿察

故事

故事

癸酉七月二
十一日進

高宗日曆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己酉宰執進呈次
上曰太史奏久陰霖雨不止占為陰盛下有陰謀霖
雨者人怨所致早晚差寒天道不順寒陰反節朕觀
晉史天文志備言其證恐失其當以召天變

臣聞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古先哲王嚴於自儆故
其遇災也常以為人事之所召後世之君樂於自
恕故其遇災也常以為天数之適然治亂存亡之
分未有不基於此者恭惟高宗皇帝勤勞恭儉
紹開中興憂閔元元力行仁政求諸當時未見闕

失而又陰霖雨之變惕然自省遽以為人怨之
致大哉聖言可謂深知天人相與之際矣臣伏觀
春夏以來淫雨過度都城之內細民失業近畿諸
邑山裂水涌淪胥以死者不可勝計仰惟陛下
畏天敬民無媿前聖固宜殊祥異瑞史不絕書而
謹告諄諄迺與事矣何耶臣伏而思之此殆吏刻
急而民咨怨之所致也夫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為
民改法易令亦以為民而今長人之官能布宣德
意勤恤民隱者何其甚寡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削
者何其紛紛也假稱提楮幣之令而科率齊民借

推抑兼并之名而破壞富室期會峻於星火爭利
極於錐刃於是培歛興而民始怨矣不窮告訐之
虛實而廣事株連不原情犯之重輕而例行拘籍
甚而父子銜冤赴井相踵立墳何辜亦沒縣官於
是刑僂繁而民始怨矣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故
有匹婦非辜而赤地千里者况民生磬罄如此天
豈不為之動乎臣願陛下以昊天孔明為不可
忽以皇祖有訓為不可忘日與輔拂之臣講求寬
大之政亟下明詔申敕有司蠲除煩苛與民休息
若是而災害弗除嘉祥弗應者非所聞也臣不勝

故事

癸酉八月二
十七日進

通鑑唐德宗紀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
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
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
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
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
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歛則賤
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
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頃如干蠲免某月頃如干

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
常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
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
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
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聞諸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
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自古迄
今未有人心失而財可恃者亦未有不卹其民而
可以豐財者聖賢之言炳若星日萬世不能易也

劉晏在唐雖未足以語此然猶知養民為理財之
本出入歛散亦皆有法歲豐穀賤則傷農故必高
其價以糴歲饑穀貴則傷民故必下其價以糶凶
荒始此先期賑卹用物雖約所濟者多以故民生
安業戶口蕃息歲入之賦至於數倍夫晏以一有
司粗知財用之本末猶能致利若此况為天下者
誠能究大學生財之義一意務德以養民其效可
勝計哉臣觀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懵乎此也
元元已病而科歛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亡所傳
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莫

三之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實倉廩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夫以劉晏之術而槩諸孟子之言，已未免為聖賢罪人矣。而今之有司則又晏之罪人也。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亟思其本而改圖之，寔天下幸甚。

故事

甲戌三月
初七日進

元祐元年，司馬光等言：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

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史之遷補，皆即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末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

劉詩

云 詔從之

臣竊惟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昔陳平不答錢穀斷獄之問以為當責之內史廷尉唐太宗不以詞訟細務煩宰相而屬之左右丞若平者可謂知宰相之職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臣觀近世以來中書之務日繁應酬剗決幾不暇給豈有他哉蓋六曹長貳不能自舉其職而諉之朝廷朝廷之尊不免下行六曹之事故也厥今天下所當經畫固非一端而安危利害之大者莫邊政若也蓋夷狄方爭中原雲擾事變迭出胡可勝窮或強胡

何以為控制之方或弱虜瓜分何以為撫之術或群雄角立必思所以待之或流民輻湊必思所以處之至若將帥之多庸材軍旅之多弊政財用衰耗而未贍士卒愁歎之未銷凡此數端所當汲汲講求如拯焚溺其可以區區細故奪之乎昔 紹興中吏部尚書孫近請詔大臣凡所以靖中原攘夷狄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曰要當遴選尚書侍郎使之專決大哉聖言可為萬世法臣願深詔 朝廷舉行六曹專達之制如 元祐大臣所陳選擇群工分釐衆務如 紹

興之聖訓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矣

故事

甲戌七月十一日進

漢宣帝地節四年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憫之今年郡國頻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臣竊惟宣帝可謂卹民之深慮民之至矣其疾苦則遣使者循行以問之災害則振貸之至於鹽直之貴似未深為民害必詔有司損其賈而後已蓋元后民之父母也孩提乳哺少失其節皆父母之

責困窮惛獨一失其養皆元后之辜陛下愛民之深慮民之至不減漢宣而近歲以來吏以擊搏震撓為功不知以護養撫柔為本營私煩擾殆匪一端邇者又聞郡國守臣侵牟規利有薪芻諸物官為列肆以自售者於是物賈驟騰而細民不勝其困矣有盡拘商鹽酬之以楮而官自出鬻責民以錢者於是鹽直暴踊而人為之淡食矣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邪昔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悴而根柢斃拔矣贄之斯言可為永鑒臣願明

諭輔臣盡斥天下貪殘之吏其尤亡狀者施之以
流放不齒之刑母但削秩免官而已仍命詞臣推
原德意降一詔書丁寧訓飭俾天下曉然知 聖
主加惠元元之意去苛猛而趨忠厚此培植邦本
之先務惟 陛下深留 聖意海內幸甚

故事

甲戌八月
十七日進

慶曆三年元昊遣使來所要請凡十一事諫官歐陽
修言元昊再遣使人至闕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
廟謨合思成筭云 臣見漢唐故事 祖宗舊制大
事必須集議蓋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

不敢自疆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自兵興以來常
大事初不使人知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
若采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
謨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
集百官廷議慶曆四年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
堡寨知制誥田况意虜蓄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
丹金帛歲五十萬賸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
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
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每念至此則惋
歎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

繫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
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
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
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諮訪宰相蓋旁無侍衛
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虜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
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
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
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願因燕閒
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虜患
為急則人人唯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唯恐不集以

孤聖懷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為今
不此之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辦對議者羞之
臣竊考是時元昊以力屈請和朝廷含垢撫納宜
無後悔而歐陽修方欲舉行集議以收衆善之謀
契丹修建城堡未必真有窺覷之計而田況遽請
咨訪大臣專以虜患為急蓋情之難知莫如夷狄
事之至重莫如甲兵過於慮危然後不危深於防
患然後亡患此二臣所以惓惓納忠而不敢默也
今西北小夷日益猖獗萬一有夾攻之約而歸我
舊疆有通好之言而邀我歲賂或從或否皆繫安

危此吾之當慮者一也元顏遺種鼠竄汴都外有疆敵之馮陵內有群寇之侵迫或帥其醜類奔突南歸或乞師藉疆祈為已援有一于此處之寔難此吾之當慮者二也彼之四鄰因其危蹙必皆規拓土疆設或夏人乘虛遂據秦隴我之西北復接疆鄰右吾左支豈易為力此吾之當慮者三也九此三患特其大端若乃輻湊之流民縱橫之群盜處之亡素皆足以蕩搖邊鄙為根本憂後患多方尤難豫料以今日事執而較諸慶曆之時人材孰多財用孰裕其為可慮殆有甚焉而廟謨沈深獨

運惟幄未嘗采群下異同之言昕廷奏事數刻退未嘗有便坐從容之議此臣之所未諭也修况之在慶曆皆為名臣而其論又頗切於今日故臣敢采之以獻伏惟陛下深味其言而亟行之實天下幸甚

奏狀

江東奏論邊事狀

丙子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擢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閒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

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修以知制誥出為河北
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 仁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
為役然亦由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為職則邊陲利害
臣敢避昔越之罪畏縮不言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
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
許鄭虜庭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
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
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
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證具形
括馬數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

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 政和之四年

甲午其滅遼也在 宣和之七年 乙巳歲是冬 臣竊

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 政宣之時 陛下所以

自治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宜以 政宣為鑒夫以

皇皇 鉅宋八葉重光至于 政宣蓋太平極盛之

日使 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

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

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

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

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

稷劫遷我 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以 政宣為鑑而已臣嘗妄論 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救維是幾安股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群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夫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

得者成厚重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 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六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胃都城當時群臣恬不知警言方且以恠孽為嘉祥變異為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已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拂自昔未聞飾非遂

過而不亡者 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斂之
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
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大學朱夢說以昌
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
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在內其卦
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
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
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拙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
挫摠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
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政宣

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廁樞庭其翱翔臺省布
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膏梁子弟非好事關尹即翼
附權臣更引迭接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
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政宣小人顛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
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
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
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
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

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愁王
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微
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
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
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
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才當元
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
以馮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為驚怯又
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
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疆國則

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核
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
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
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
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疆敵為鄰當有以服
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
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
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
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

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
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
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
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
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
惟以納張覺結余觀為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
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
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
然臣獨恠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群
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

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
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
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諛諂猶或得志
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
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
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鞞
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
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
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
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詞假大

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
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
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
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
深惟長筭而一切倖安曩者虜在幽燕吾以歲時聘
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
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廼使大宋臣子拜大羊
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
不以還燕為詞而諉曰漕之渠乾涸使殘虜得以移
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

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亦
人唯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
焚之上流制閩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
總戎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
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
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
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
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
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虜未遷亡猶
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

真西山文集卷之五
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
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並
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媮旦夕之安及符堅既
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
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皆徃徃服
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
也或又以為安邊置所儲侍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
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縢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
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
召侮 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

以召侮而不足示恩 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強
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
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為力者然其
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
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符秦傾國
之師今 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
為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
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
少定則又帖然矣 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
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

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
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間干
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鬪近在藩垣之外而
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滿
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
陛下獨當之耳彼群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
子孫任九廟之託柰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
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
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疆之計必當立
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收天人

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為者若或上
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其
所終也臣自委質立朝以來區區之愚唯知有君父
有社稷故常盡忠極慮不敢自為身謀今見時事憂
虞如此而顧戀寸祿不為朝廷一言豈惟自負夙
心抑亦有慚戴履是用齋心潔誠忘寢廢食裁成此
章欲進復休至于數四懷不能已卒以上聞意者天
誘臣衷欲以感悟陛下儻或萬一見於施行則臣
雖擯廢田里其幸多矣

貼黃臣竊見

太祖

太宗艱難百戰以有天下

真宗 仁宗兢業守成至于 徽宗之世宇內承
 平民物熙洽不幸 崇寧而後群小得志陷害忠
 良遂使在廷無一君子迨政和初遼國衰微金虜
 崛起王黼童貫之徒希功寡謀取侮夷狄馴致
 靖康之變都城失守 二聖蒙塵追念前失可為
 隕涕臣仰惟 陛下銳精典學親御經帷凡 祖
 宗創守之規模可為今日法者既曰陳于前矣至
 於 崇宣之事可為今日戒者願詔館閣之臣編
 類來上退朝之暇以時省覽庶幾姦邪誤國之狀
 夷狄猾夏之耻一一備見本末予以鑒前失而圖

今得非小補也 皇太子春秋鼎盛問學日新亦
 宜命宮僚編纂上件故實從容講論其於令德啟
 發必多臣位下人微志在納忠狂僭妄言伏冀誅
 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六

必參四野下入燧志其臨忠其辭其外類格
且命宮制麟纂上科姑實其容其論其其令其
今非非小辭也 皇太子春林出益開學日備亦

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放宣城縣零苗

臣一介疎庸誤蒙推擇將漕江左深惟連年入侍軒
墀具見 明天子惻怛愛民入境之初首務布宣德
意以圖稱塞今有見之詞牒採之衆論民以為困者
不敢不以具聞臣照得寧國府宣城縣清流等九鄉
水田及官民圩田去歲潦傷頗甚本司雖差迪功郎
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汝詹同承奉郎知寧國府宣城

縣尤燭於嘉定七年九月前去徧行檢視統縣計放
二分二厘四毫共米三萬一千二十七石四斗二升
二合緣人戶游饑之後生理未盡復舊遭此水患輸
納不是費力兼目今旱勢未蘇又當起催夏稅竊慮
府縣催督零分苗欠無所從出以致重困臣今將本
縣前項被潦鄉分殘零苗欠權與倚閣候秋成理納
少寬日前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申省
狀同
小貼子某以下戶零欠今亦不多推廣 上恩欲使
速得蘇息是敢不俟回降而亟行之專輒有罪併乞

會

奏乞為江寧縣城南廂居民代輸和買狀

四月
同安

撫司

臣等猥以非才俱承乏使雖職守不同而責任則一
夙宵策勵惟知推廣德意務寬民力庶幾仰答萬分
今有近在目前事閑休戚而縣邑因循視為常賦越
數十年之久未克厘正者臣等比因旱暵訪求疾苦
迺始知之若不亟議蠲除使彫瘵自此少蘇何以上
副 陛下宵旰勤恤之意竊見建康府南門之外有
草市謂之城南廂環以村落謂之第一都第二都第
三都皆隸本府江寧縣紹興中行經界府城坊郭與

諸門外不過戶納兩料役錢謂如房地日收賃錢一文則每年納錢四百省內城南廂以至第三都成年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此外他無一毫稅賦淳熙五年知江寧縣事章騫偶因推排平白將一廂三都分立和買兩色增科綿縮於民房地僦賃則起所謂家業錢店肆賣買則起所謂營運錢有如房地錢日收一十文足紐家業錢一貫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縮五寸五分綿五分五厘共折錢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厘其店肆賣買比之房地尤無定準皆是泛行約度紐營運錢每及一

貫文即催和買縮八寸綿八分共折錢一百二十四文內房地和買歲取縮三百一十三匹六尺三寸四分綿一千二百五十二兩計錢一千九百四十一貫五百八十三文所有營運和買歲取縮一百八十二匹一文八尺五寸綿七百二十九兩八錢六分計錢一千一百三十一貫二百七十一文合兩色而言之共錢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較以疇昔專輸房地役錢已多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且均為建康之民坊郭別門相去咫尺悉皆無此獨南門科折特甚於舊度其時雖罹橫斂固不能堪然

馬軍行司移屯之始連營列戍軍民憧憧聚彼貿易市廛日以繁盛財力足以倍輸縱使過多尚可強勉粵自師旅之餘饑饉洊至軍既殫乏民亦流亡居舍賈區蕭疎頽廢而昔年翔增和買定額仍存本縣官吏惟知比舊增敷有加無損以求足辦全不顧念鑿空如此何以繼之大抵主家以房地起家業錢而賃戶又以店肆起營運錢一處生業兩項輸送安得而不重困哉至於因家業營運而科和買綿絹併和買綿絹以當都團差役輸索重復差徭繁併力不能支迨徙相望其間未忍輕去者日共益窮匱恐非所以還

舊觀壯陪都也臣等若徑乞盡數蠲減恐賦入素定未易遽除如其知而不問心實懷愧今公共相度欲從建康府及江東轉運司各於支用錢內中半抱認取撥自嘉定八年為始每歲與之均補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每歲計錢一千二百一十四貫六十四文却乞將淳熙五年翔增家業及營運錢上所科和買綿絹盡與除豁見在房地一依府城坊郭及東西北三門之外以經界則例起催先來兩料後錢一歲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從本縣令項催赴建康府交納添湊轉運司并本府抱認

錢二千四百一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共成三千七
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理充知縣章嗣初增和買綿
絹窠名起發上供日後推排以此為定即不得巧立
名色再敷家業營運和買綿絹及紐折價錢如此則
官雖有償備之費而和買數存不虧元額斯民積蠹
遂可剷除儻蒙 聖慈特降 睿旨從臣等所乞施
行實一方無窮之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嘉定八年五月
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奏乞蠲閣夏稅秋苗

六月一日上

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昨經由池陽

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乾旱蓋自
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雨者總六七日焦
熬之狀蓋不待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夕訪問
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池
徽南康廣德諸郡旱勢略同臣以祈禱間出近郊及
因閱舟親至采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四顧所及全
無秋苗間有瀕江可以車戽之地或已栽種然水熱
如湯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黃訪聞當塗宣城
管下圩埂之鄉每歲常苦水澇今亦種不入土與陸
地同近因舟行過大城堰一帶見蝗虫飛泊蘆葦間

綿亘十數里未幾遂入府城皆由東北而來蔽天障日遇其所落草木為空又據諸處申到若建康府之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未申者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概也常平義倉之儲總一路凡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中姑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二千斛而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百有奇以之糴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况能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倉已不足恃松江諸州元非產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在相望所出益

少綱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濟軍民唯仰客販今則兩淮既皆遏糴浙河般運不通上流客舟亦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增艱食之虞近在朝夕嘗博訪父老皆言粳稻雖已失時尚堪雜種麻豆蕎麥黃粟之屬綠田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家賃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憂危而官司催督夏稅略不少貸典賣罄竭不足以償而種子價高無錢可糴而不能種凡曰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不卹每遇揜放指為熟田責令輸納苗米未免賤糶所有貴糶所無以供公上殫其

地之出不足以輸所以更相懲創而不敢種臣自聞此語為之惻然竊惟今歲之旱實與往年不同往年之旱多在夏秋田間既已布種故雖災傷之甚什至七八而其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高下之田皆為荒地借令雨以時至雜種可投尚恐空於蝗螟之口而况雨未可期種未可必方來之患日月尚長民情搖搖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 朝旨將來合議糴濟即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已恭稟多方講究外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糴濟之惠不若先未饑而加存卹之恩謹具奏請事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稅臣近見太平州百姓王經等一百六名狀稱自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乾死收到些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又盡枯死蕎麥豆種艱得錢物亦無處收糴田地乾亢至甚亦難耕種老幼日夕憂惶不能存活欲乞備申 朝廷權閣今年夏稅臣方欲冒昧控陳忽準戶部符臣寮奏請內一項寬旱地之賦以為秧苗未得種插人情方且皇皇而折帛起催半責見鋸版曹既有歲例州縣苟欲逃責征誅憔悴之民不減星火之急農困追呼將復失種其為怨嗟甚於不雨此當

亟行戒約江淞監司目即體訪先來被旱之處一
面行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戶折帛等官物稍
寬旬月之期以俟秧種了畢即蒙 聖旨允從仰
見 陛下至慈至仁勤卹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
行臣即已鏤榜曉諭州縣令自榜到日為始住催
一月雖足以寬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
民罄罄採死不贍之時縱令督促萬端終是無可
償納徒使吏卒並緣得為苛擾人戶憂迫不免流
移理勢實然非臣過計兼本路近年民困重賦荒
田逃戶所在相望今既未能招徠不可使見存之

戶更有流徙伏望 聖慈速降旨揮將本路州縣
旱乾不曾種時去處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權與
倚閣候將來得熟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
不勝大願其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為
災傷檢放之令德澤洋溢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
官多以趣辦財賦為能鮮以保全民命為急下吏
承風輒懷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繁昌貴
池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時多不及數
目自臣到任來訴者多事已後時無從覈實而參
之衆言宣城尤甚故前者輒上倚閣殘零之請伏

惟 聖慈必已矜從今歲旱災前所未有至仁如
天俯燭民隱將來苗稅必是優與蠲除而臣察諸
衆情似懷憂畏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窄為賢逆
料將來亦必如此至於不敢雜種以避輸苗其情
尤可深憫臣謂今欲尉安人情使無逃徙莫若控
告 朝廷先期降旨約勅州縣應本路官私田畝
元不闕雨處將來成熟自當依條輸納外其久旱
不曾種蒔去處並與全放秋苗其雜種麻豆之屬
並不許指作熟田責令_於納苗米以致重困許臣
備坐旨揮散榜曉諭庶幾農人安心不至狼顧實

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 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雨尚
愆深恐黎民失於播殖所宜優卹俾獲蘇安應諸道
所催今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民田無見苗者上
聞並與除放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詔令諸路
轉運疾速行下州縣開其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
放分数以聞仰惟 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
高宗皇帝中興萬世無疆之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
民命為本故於災傷之歲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蠲
夏稅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情觀之毋乃太早蓋救

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待其饑莩流離然後
加惠則所全寡矣為民父母忍使至斯兩朝詔書可
為大法今臣所陳二事如蒙 聖慈降出三省早賜
施行其於公私皆有利便一則征歛既寬逃亡必少
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家租賦亦免失陷二則農人
肯行布種自救其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糶濟
三則窮窶之民粗有生理何苦輕捐其身而為盜賊
未萌之禍銷弭尤多臣叨蒙 聖恩畀以漕計一路
休戚責實在臣庸敢齎沐投誠仰干 天聽臣無任
震惕俟罪之至

小貼子臣冒昧所陳二事非不知國家常賦州縣
經費取具于茲臣以轉漕為職亦自靳惜財計第
親見民窮如此寧忍坐觀不言仰惟仁聖盛明之
朝哀矜元元一如赤子微臣雖不奏請終亦况有
施行然臣竊惟救患卹災寧過乎早若及今亟行
恩卹庶人戶不至逃移倘蒙 聖慈特賜依允只
乞從 朝廷行下不須備臣此章庶使一路之民
共知出自 聖意歡欣慶載何有終窮臣疊犯天
威伏祈裁赦

奏乞撥米賑濟

同安撫司
總領所

伏見自冬徂春雨澤稀少入夏以來亢陽彌甚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延讜言赦死辜釋遷謫還沒產苟可銷鎡致和無所愛惜臣等布宣無狀所部九郡而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成間得沾濡炎天毒烈日脉乾燥耕種不入赤地相望稍有近水可插秧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饒信二州曾申得雨却聞其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閉糴米價騰踊民食已艱村落之間必有餓莩向秋以後捐瘠又多累據諸處人戶陳訴并州縣備申旱荒之狀有不忍聞池陽道路出沒剽

掠休寧縣數百人入令丞聽求糴濟建昌縣百十人劫隆興府界居民苟非饑窮迫身何忍至此見得今年旱災不同常歲本道旱勢又甚他路國之根本在此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靜使一夫餒死必傷天地父母之仁不幸詿誤有司寧不重關憂顧惟有速發見藏不吝重費救奪民命度脫菑厄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今災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極力拯濟有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攜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博待其賣妻子棄鄉井填委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為之其實不

止於此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經豐熟荒
田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至無人可耕國
之所失不知幾倍臣等蚤夜憂懼思得協心盡力為
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不致饑餓流亡散為盜賊以
遺 朝廷憂已行下州縣分遣官僚躬親抄劄畧計
七八郡所當濟者不下百餘萬戶戶給一石亦該一
百餘萬石所在州縣匱乏豈有寬餘而義倉見管纔
四十三萬耗腐在內非 陛下捐數十萬石之米不
足以振此凶災竊惟自今旱處既多諸郡必紛然以
錢粟為請却致 朝廷難為應副是以會約一道當

濟之數總為奏陳候諸州申到戶口據實分撥合本
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猶以為少臣等自行計
推下於此數必支給不敷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
但冀十得六七之比 陛下禱旱之初不愛曠典異
恩以銷天父蘇民瘼今赤子熬熬赴愬求延旦夕之
命必不惜力斬費不以抹之臣等謹體 聖懷昧死
上奏伏望斷自 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轉
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米斛賑濟饑民
如部內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 陛下幸賜江東
之民而臣等不能檢柅吏姦失陷官物致上孤德意

下誤民生則臣等之罪惟

陛下炤之

唯嘉定八年七月十九日

省劄照得已降旨揮給降度牒一百道付提舉司及
取撥制置司椿管會子一十萬貫令本司徑自措置
收糶米斛其上件度牒錢并提舉司見糶米制司所
糶米皆合總充濟糶使用兼江東提舉司申本路常
平義倉椿管米四十三萬餘石又已降指揮令安撫
轉運提刑提舉分認措置揀荒即未委逐州軍合用
準備濟糶米數既據所申合議先次科發施行又契
勘建康轉般倉除見在椿管米四十九萬餘石外又
有科撥各州府嘉定七年上供網米六十七萬九千
石太平州九萬石寧國府一十四萬石池州四萬九
千石亦往轉般倉椿管今合於上件米內量行支撥
應付使用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轉般倉支
撥米三十萬石貼充江東路濟糶使用專令江淮制
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今來所撥米
并提舉司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糶米并制置司
所糶米併為總數却典酌分撥下各州軍應付濟
糶使用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米斛督責州縣措
置賑卹其已撥付轉般倉上供網米如米未曾裝

運即仰合得來州即依分定數施行截留使用及就
近支撥應付鄰近州縣合得來仍仰制置司限五日
先具已均撥米數申
尚書省劄付本司

申尚書省乞截撥寧國府等上供米同時

某昨以江東七郡旱災事体至重輒同本道帥臣監
司奏乞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貼助義倉見
米以抹一路之民日來市直頓增民愈艱糶稍有資
本銷磨向盡素來因乏者饑餓益多萬口熬熬日夜
望賜國家憂民如子必已允俞某職在轉輸昨蒙
朝廷令本司催督寧國府等處米二十七萬九千石
赴建康轉般倉交納據各郡申除災傷檢放外寧國

府實發米八萬九千八百餘石太平州實發米五萬
 六千二百餘石池州實發米三萬一千七百餘石咸
 以河港淺澁未能起發為辭內太平州已裝發三萬
 一千六百餘石差從事即黃孟容管押自餘一十四
 萬六千餘石並未起發竊惟諸州皆係合賑濟去處
 若上恩許從所乞必亦分撥米斛前去諸州般運
 之間高費期日不能遽及待哺之民米運往來糜費
 耗折文所不計欲各留上件米在州免令起發候指
 揮降到米斛理豁建康府轉般倉內合科撥之數庶
 得朝廷恩意速可及民不至稽緩誤事文免兩次

往來水脚費折誠為至便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照
 前申及今來所申事理早賜施行

小貼子照得廣德軍地素磽瘠豐年民且狼狽一
 遇旱歉窮困可知兼水路不通米運益艱雖有科
 撥米斛亦難遽至竊聞本軍已具申乞截留往東
 西總領所米斛二萬八千餘石若蒙朝廷從所
 申即賜施行庶得凋郡窮民早被實賜又兼照本
 路諸州常平義倉見管米僅四十三萬石若蒙
 朝廷俯從近日所請撥賜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
 十萬石兩項通計九十三萬石而本路七州合濟

之戶約百餘萬不過戶得一石而合賑糶人戶尚
不在此數內况自今來價踊貴民間大段艱食便
合舉行賑糶而所在州縣既無見管之米又無錢
可以收糶為賑糶之用緣此富民觀望爭事閉糶
商賈闕伺愈索高價而合賑糶人戶又食貴米轉
見狼狽將來必至盡仰賑濟為公家之費愈多若
官場有米接續出糶則富家之米自出商販之米
自至而人戶之力亦得少紓將來不至全仰官司
賑濟則公家之費所省必多公私兼利無出於此
竊見 淳熙乙未劉樞密知建康日措置救荒曾

申 朝廷借撥椿積錢糶米出糶民甚賴之其後
結局仍將糶到米錢歸還元借窠名一無虧欠它
如此比不可勝舉自今本路除建康府有椿積錢
外其餘州郡亦皆有交割錢之類平日謹藏府庫
不敢擅動然在今日民病已急若許各州權行允
借作循環糶糶之本將來結局本司自當專一督
察令其盡數歸還於公初無所損而於民實受大
利併望 朝廷特賜指揮

上宰執乞截上供米借見管錢劄子

嘉定八年
六月上

某近者具申尚書省乞截留寧國府太平池州合發

建康府轉般倉米十四萬六千餘石就元處椿留免
行起發理為科降賑濟之數併乞許各州權行兌借
請管或交割等錢作循環糶糶之本候賑濟結局日
將收到糶米錢仍舊歸還元處上件事理必蒙 朝
廷詳酌施行竊念本路災傷至重自今民間已是艱
食今歲之冬與末年春夏必須大段狼狽若不控告
朝廷亟為措置流離餓莩之患必所不免檢準 紹
興重修常平令諸賑濟穀一路移那不足者監司約
度闕數先椿應用錢於 朝廷封椿及諸司穀內兌
糶兌不足者雖上供穀亦聽兌候豐熟收糶補數起

發又 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勅濟糶所在州
仰常平米往往不足於用惟有趨時糶米以為準備
又常患無錢若令逐路諸司各以見管不係上供錢
物那融借兌措置收糶向去米價翔踊却將此米出
糶不得妄增分文候事訖拘收元本如數還之仰惟
國家以民命為重故於立法詳盡如此今未所請委
於上頃令勅大意實同伏望鈞慈檢照某已申事理
速賜旨揮以慰一路生靈整整待哺之望于冒威嚴
不勝俯伏俟罪之至

申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頒行諸路

某照對本司準 行在尚書戶部符准嘉定六年九
月二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竊見今之州縣凡武
臣之為巡警為監當若指使等職任州縣之長吏每
輕視之寵官俸入既已甚微小違失動遭閣俸或
又從而罰之夫右選以貳年為任至有一任之內累
及十餘月而不支與者其人以品秩之卑且類多樸
魯其言語不足動上官之聽其冗賤何由求當路之
知其受困窮無從控告方其在職必至苟賤無耻或
刻剝兵卒或侵用官課甚者與軍典合千人互相囊
橐靡所不至而猶有不免饑寒之迫亦甚可憫也欲

望 聖慈行下諸路轉運司專一檢察州縣今後武
臣小官所得俸給並按月支散不得復徇前弊而困
厄之仍每季取有無未支親書文狀繳申本司以憑
稽考奉 聖旨依又准行在尚書戶部符 嘉定八
年四月十八日都省劄子節文竊見今時州縣小官
徃徃皆待數年之次其間又有不憚二三千之遙
奉親挈累以希寸祿者及其到官為長吏者或乃不
恤每月合得錢米多是拖積不肯放行致使小官或
任滿不能到部或死亡不得歸鄉甚至家口流落妻
女不能自保竊惟知通之俸視小官何止數倍知通

俸給按月支請未聞有拖下去處而小官之俸獨不能那融支給之耶欲乞明降指揮自今州縣職官監當丞簿以至宗室不釐務等人每月限在中旬並要支給取足然後知通方許自支全俸如是無可那融其知通請給並未得支或有違戾外許監司覺察內從臺諫論列其知通縱使在職別無它過亦合量加降責以勵其餘所有縣道合支俸錢在本州須管從實每月科撥應副不得輒將久年虛欠筭支如此則俸祿均平士無失職奉 聖旨依符本司尊奉施行某昨因巡歷屢見右選小官詣某自陳以州縣拖欠

俸給饑寒窮迫或任滿積年無資可歸或身沒官所不能歸葬雖與嚴判行下多是不即遵從或止支給此小以塞責又聞縣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給去處里巷諺語至有丞簿食鄉司縣尉食弓手之誚喪失廉耻職此之由今蒙省符備坐上項 聖旨指揮其加惠小官之意至為深厚某已即日頒行尚慮州縣雖暫遵承稍久又或違戾使 聖朝德澤終不下究豈非有司之責某照得宗室不厘務官所在負額不同除別議施行外今措置本路州府軍縣各給曆三道以孟仲季為記州自教授縣自知縣以下每月

所請俸給開具于逐官之下其已支未支數目仰逐
官自行批鑿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差人傳送候
逐月批鑿訖即從所委官聽附急遞循環繳申本司
以憑稽考孟月曆以仲月發仲季如之仍於申狀實
填申發月日如少有違滯及批鑿不員定追所委官
承行人赴司斷治亦已牒諸州軍縣詳本司兩行事
理施行并牒諸監司照會外今將給州縣曆樣各一
本繳連在前乞賜詳酌其今來措置事理如或允當
乞劄下諸路轉運司一體施行

轉運司及本司從
兩申事理施行

惟嘉定八年六月二
十六日省劄下諸路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

同總領提
舉七月上

伏見今歲江東九郡大旱者七加以飛蝗所過遺孽
蔽江盈野其積數尺草木蘆葦為之一空秋陽方驕
風日愈烈耳目所接無非焦熬窘促之狀人情皇皇
略無生意井泉溝澗在在枯竭居民行旅汲飲無所
市糴翔踊斗幾千錢其長未已居民相謂以平時三
數日之資為一日糴猶不能飽至於村疇鎮戍市無
粒米道路往來有連日不得食者據休寧縣申民戶
金十八等數百人突入丞令廳求糴官米令丞開倉
給之不足以繼又據江西安撫司牒建昌縣百姓方

念八等百十人入靖安縣強發富室倉米又據建昌縣申百姓王七八等劫掠民戶吳彥聰等家穀池州道間亦有近放黥徒誘聚飢民剽掠客旅江流浮尸而下莫知主名若不急為措置則弱者轉於溝壑強者聚為盜賊皆將上貽宵旰之憂臣等並將使指親見生靈危急若此寢食為之不皇昨已具奏乞撥降米斛借兌官錢措置濟難外續會議到合施行事宜如后

一部內九郡監司所當通察至於措置提督則當各以附近州縣分任其責凡所施行仍舊互相關

報蓋通察而不分任則耳目難周報應稽緩分任而不互報則血脉不貫事體不均檢照常平令諸災傷縣計放種七分以以上監司各分州縣巡按檢察月具賑濟人口工料錢穀奏聞若當職官措置乖方內知州奏裁餘選官對移訖奏以監司附近地方言之則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常責之安撫轉運司寧國府池徽州當責之提舉司饒信州南康軍當責之提刑司臣等方欲上聞忽準省劄備從提刑司所申行下臣某都運臣某提舉已遵稟外緣當未提刑司所申但及分任事理而未有通

察互報之文兼所分州縣當職官措置善否推行勤惰及境內有無流移死亡之民亦合許臣等將來分別奏聞以聽 陛下之賞罰伏乞 睿照

小貼子內饒信兩州屢申得雨臣等得於諮訪饒州境內近來旱處亦多據鄱陽浮梁縣申飛蝗已入其境信州里地相接竊恐將來蝗災亦所不免故今分任之事未敢置二州於慮外併乞 睿照

嘉定八年八月二日省劄依已降指揮各行唯 嘉定八年八月二日省劄依已降指揮各行分管理施行如有已施行事仰逐司互相關報其州縣當職官奉行濟糶勤惰仰監司各照所管州軍當職官具職姓名申取 朝廷旨揮
一 採荒之政固當責之守令而州縣之間官事叢

委雖有憂民之吏欲置它務以專意賑恤而勢有所不能其間惰之吏視為故常付之吏手徒耗官物惠不及民實為利害臣都運臣提舉自當躬親巡察外更合選官不時前去點檢而見任官各有本職兼其才能可以倚仗者亦自有數檢准常平令諸災傷緣賑濟事應差官而本州縣闕者聽監司於鄰近選差不足即選轄下得替待闕官臣等今欲於應本道官屬并前資待闕內選擇忠信才幹之人及雖不應差出者亦聽添湊差委候踏逐到人續具名銜申省其有勞績將來結局分立

等第申奏優與推賞庶幾不至闕事伏乞 睿照
一過糴閉粟初非美政今州縣之間各私其境而
監司又各私其部至有鄰境之民飢困待盡不
使斗斛流通當天下一家之時豈宜有此臣某提
舉昨嘗奏聞行下湖南湖北江西淮西轉運司并
沿江州軍通放客米不得要阻收稅已蒙 朝廷
割下江西湖南北淮西轉運司及各州軍今諸處
雖被受 朝旨而壅遏自如竊見江西湖南連歲
屢豐今又及時得雨秋熟可望自合通融有無豈
可以鄰為壑而湖南之米經從湖北例遭拘遏在

為非便欲望 聖慈檢會已降旨揮再與申嚴行
下仍劄付京湖制置司照會遵依施行

一江東諸郡旱勢既闊官米有限全藉收糴米斛
赴官接續賑糴見差官及募富家大室請領官錢
四散廣糴竊見逐州起發綱運初無收糴之勞止
是關防偷盜欠折交卸無虧並沾釀賞今所糴米
若數目之多寡道里之遠近防閑之難易風濤之
險阻與綱運同而於米有交糴之勞於錢有收支
之累若全無優賞何以使人今欲乞 聖慈下有
司量立賞格分為三等二萬石以上為一等一萬

石以上為一等五千石以上為一等有官人循資
白身人補右選或助教文學如願封贈占射免役
之類斟酌輕重等第推賞分明頒下庶幾爭欲
自效易以集事

奏乞倚閣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

同提舉司
七月上

照對臣等近各具奏請倚閣本路早傷州縣第四第
五等人戶夏稅轉運司准六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
子夏稅錢帛並係上供準擬支遣窠名近已有臣僚
奏請令州縣寬緩催理本司自可照應施行劄付本
司照會臣等不敢避再瀆之誅須至荐干 宸聽竊

惟今歲之旱不同常年在民既有非常之災傷在國
家當有非常之恩卹蓋常年之旱或在已種之後若
旋即得雨已稿之苗猶可勃興或旱傷所及僅止數
州有無通融尚足相濟或有旱無蝗則下田之已種
者猶可薄收或本道雖苗而鄰境無虞則所憂者不
過土着之民安尉拊循猶易為力今江東民田既皆
失種秋成一事不可復言建康太平等七州旱勢最
甚之外饒亦半歉各處貴糴既無由可以相資而淮
浙荆襄文皆告旱招徠客米亦病其難飛蝗蔽天所
在害稼遺孽盈野未易撲除近水可種之田農民極

力車灌勞費百倍尋即一空麻豆蕎麥之種斗直不
啻千錢典質借貸僅能入土而旋踵又為白地矣安
慶光州流民自池州度江而趨饒信者前後相續臣
提舉嘗以奏聞長淮以北方尋干戈而淮土又自不
熟此去流移况多本道沿江諸州未免首被其害丁
卯戊辰飢疫之禍近在目前此臣等所謂非常之災
傷近年所未有也今當貴糴之初已有盜賊之漸池
州境上黥徒剽掠建昌休寧飢民斂攘若使向去闕
食是遺盜賊以其資和_本不寧將為大患是時雖欲
蠲租弛歛以消弭之亦無及矣臣等以為災變如此

天意雖測轉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
恩卹以召人和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臣等職
有常守未敢盡言而本道所當矜卹無如下戶所若
莫甚催科况夏稅之數本田計畝而起田既荒蕪稅
何從出臣等竊見 孝宗皇帝淳熙二年建康大旱
即從守臣劉珙之請蠲是歲夏稅七年江饒等州旱
既詔逐州第五等人戶未納夏稅倚閣五分復慮艱
於輸納又詔逐州第四第五等人戶未納今年夏稅
日下倚閣其後池州興國軍旱皆嘗蠲放當年夏稅
載在史籍不可勝舉仰惟 聖心豈不顧惜經費獨

惟民命所在實繫社稷安危權其重輕理當出此况
江東州縣自丙寅用兵以來民力凋殘尤非昔比雖
號為上户不足以比他處中人之產况於末等尤更
可憐夏田終種則指為借貸之本以度冬秋田甫插
則倚為舉債之資以度夏今田畝荒蕪無可指擬借
貸之塗既絕生生之計遂窮經營糊口且患不給况
吏卒在門有賄賂之費追呼在官有拘繫之苦愁歎
之聲實不忍聞近蒙 聖慈寬限催理仰見 陛下
聖明洞照疾苦民間見此寬恤之令妄意必蒙蠲除
雖蠶麥稍熟去處類皆賤價轉變以充口食及限滿

追理官司督促愈嚴自謂前既少寬今難更緩遂以
常歲兩月可催之數并欲責償一月之間是 陛下
前日寬展之恩適足以使民受峻迫之害以臣等觀
之若今便蒙除放未納之數已自不多將來終無可
催亦必不免除放但早放一日則民免一日之苦若
除放稍遲於官初無所補徒使貪吏黠胥得以並緣
侵漁重為赤子之病臣等以為 陛下當以 孝宗
故事為法若以今日國用非 乾道 淳熙比除信
饒外且乞加惠七州其七州夏稅姑置四等而盡闕
五等之數庶於焦熬窮苦尚可少蘇臣等非敢不恤

國方姑息要譽既叨奉使一道親見民間狼狽如此
豈容不以實言 陛下仁儉之德况不與飢困無聊
之民較此毫末但恐 堂陛尊嚴四方旱傷之狀未
必一一盡聞則臣等之言疑若張大其事 淳熙八
年淮淞江東飢詔遣著作郎袁樞將作監主簿王謙
躬親按視今願考循故實選遣朝臣徧行本道如臣
等所言稍涉欺誕甘受罔 上之誅所有七州第五
等夏稅仍乞先賜倚閣以昭 陛下之德意以廣
孝廟之仁恩臣等不勝至望 尋下江淮制置
司覈實竟不行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估沒入戶錢物下本司

給還

照對本司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
令尚書省契勘安邊所元據監司州縣拘沒到城落
會價人戶財產錢物不拘已未到庫及已未拘收數
目盡行給還仰見 朝廷閔雨之切垂念及此寬恩
誕播聞者欣躍其職在奉宣已即時恭稟行下屬部
其間錢物未至安邊庫者在州縣便當遵照指揮喚
上人戶審實給還不容更有濡緩但錢物已至安邊
庫者若令家屬經州縣請據赴安邊庫所陳乞支領
竊恐犯事之家父失生理貧瘁日甚决無餘力可以

先經州縣給據繼走行都伺候取撥必且因循歲月
終於不霑實惠其區區愚意欲望鈞慈許令本司將
元因減落會價拘沒錢物在安邊庫者具數徑申安
邊庫所仍差人自為赴庫請領俟到本司却發下犯
人所居州縣逐一當官審實盡數給還庶免庫藏邀
阻道塗跋涉與夫旅舍滯留之費於以推廣德意使
家被再生之恩實為大幸如其所陳仰合鈞意即乞
徑從尚書省施行伏候指揮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
施行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

江東轉運司申據諸縣縣丞廳申到上人論據荒
子數內一件竊見池陽諸邑曩自兵興之後繼以旱
蝗民力彫敝視他郡特甚昨自嘉定四年本州承
准樞密院拋下燒造滁州城磚及本州修城續又增
加數目行下諸縣分認燒造涉歷累年官民勞費竟
未有了辦之日蓋緣拋降元錢類不足以償其燒造
之費州不任其責而悉皆諉之縣縣既無其力而不
免藉之民方其造磚之時率以隊伍起夫坏陶展轉
以至成磚動涉旬月更番分役既周復始終歲勤苦
而燒造之數無幾勞役之日未休至於蓄牛之家本

以備耕稼之用且復均科以供工作既竭其日夜之力不惟他時田功不任其勞或以疲而斃者有之民受其害已致重困本州又專差公吏下縣監督縣胥從而與之表裏為姦文移迫促動以軍期為名所用窰匠不按已定之籍而業不素者妄肆追呼所役鄉夫不計當用之數而役方休者例行關集凡此皆所以為通融請免之地每免一匠則為直若干免一夫則為直若干至於貧而無力之人則朝夕供役無有已時官司日給錢米類皆虛破而實不及出入吏手惟私計是圖而官事之辦與否不問也夫修築城壘

固當致力於無事之日豐年樂歲雖未免勞民猶之可也今旱蝗之變甚於昔年小民方皇皇然救死之不贍而復使之受無窮之擾其何以堪兼照本州修城見後諸寨土兵廢巡徼之職而供版築之事在今日尤為未便諸寨或據阨塞或守江面正將以警捕盜賊今在籍之兵率不及額而老弱不足用者居半又復取其壯者以奉土功方此飢歉之歲設有緩急何以為備此又不容不為先事之慮也欲乞詳酌所陳行下池州日下權行住罷諸縣燒磚及修城二役仍追回各縣所差公吏候將來豐熟日別議施行

西園問所

以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祭酒林信言劄畢

盜烟今五餘之兵卒不及釀而朱明不果用谷亦半
日亦為未則精寒如對塞垣守以面耳所以警衛
然其好精寒生兵發此燃之懈而封封禁之事其今
不觀而對封之受無礙之變其所以封無無本此封
可也今早對之變甚其昔甲小月古皇皇然效取之
固當在也其無事之日豐平樂為難未其若月節之

